

谁是2009年意见领袖?谁是在为他人提供信息、意见、评论,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

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民主权利理念深入人心、公民社会逐渐形成的背景下,意见领袖总是颇具人格魅力的。比如率性犀利的韩寒,刚直勇猛的郝劲松,成熟理性的胡舒立,他们的共性是具有较强综合能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或被认同感。

在此,我们选取了上述三位代表作为年度意见领袖。其实,如此具有人格魅力的先锋人物在去年还有许多。比如正直敢言的钟南山、善于运用话语影响力的白岩松……他们推动着中国社会的点滴进步。

□快报记者 郑晓蔚

封号
女闯王
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胡舒立:新一轮闯关之旅

语录:我希望媒体有更大的空间,不承担那么多的压力,媒体人可以安心而尽职地履行媒体责任。

2009年11月9日,另一只靴子终于落下。在当天的最后一次谈判中,联办人士指责《财经》团队蓄谋已久,并宣布不再谈判,胡舒立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了辞职信。此后,《财经》绝大多数编辑和记者都追随胡舒立提交辞呈。

这家中国最负盛名的杂志采编团队集体出走,也被称作是一次“理念之争”的剧烈冲突。

从1998年4月到2009年11月这11年又7个月间,胡舒立做了两件事:在45岁这年创办了一本叫《财经》的杂志,然后在56岁这年离开它。这期间,她获得了“中国最危险女人”的封号。

1998年,外交官王炳南之子王波明找到胡舒立创办新刊,胡舒立要求联办提供充足的预算,并且在采编和经营之间筑起一道墙,资方不得干预采编。王波明同意了。

《财经》的成功,被认为得益于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和拥有深厚的政府关系,不过,近半年来,它却受到了挑战。

2009年7月,《财经》接连4篇稿子被联办“枪毙”,所涉从新疆到石首再到通钢改制,均是一时的“敏感题材”,而这种情况在《财经》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

对于联办突然干涉采编,有人分析与其上级单位全国工商联的换届有关。去年7月底,联办向《财经》下发了“关于明确《财经》杂志报道方针及规范管理流程的决定”。“决定”要求《财经》“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关于新闻报道的指示,而《财经》每期封面报道的选题、对于非财经领域(政治、社会、非财经领域的涉外报道)的重大新闻报道,在发稿前均需报批。

“这是要断我们的根啊。”前述《财经》编辑评价。胡舒立则打了个形象的比方:“《财经》就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现在,这棵树暂时拒绝了啄木鸟,树,还是更喜欢喜鹊一些。”

后来,在《无法确定的愿景》一文中,胡舒立写道:“我希望媒体有更大的空间,不承担那么多的压力,媒体人可以安心而尽职地履行媒体责任。”

与《财经》分手后,“女闯王”带着一帮得力干将未作休整,旋即奔赴下一个文墨战场,扛起《新世纪周刊》总编辑一职。也许是吸取了《财经》教训,胡舒立首先跟新东家谈妥了条件——持股5%。第一期新杂志带着自己的新团队试水,不但抹去了原杂志采编团队老员工的名字,新杂志英文刊名也从“News Magazine”变成了“Century Weekly”。胡舒立的新公司财新传媒也出现在新一期的封面上。所作一切似乎是要跟过去做个了断。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指出,《财经》近年来的很多强势报道已惹怒了某些人,政治空间正在急剧缩小。如今胡舒立树大招风,一举一动备受舆论和监管部门的关注。《新世纪周刊》能提供多大空间有待观察。

2009年最后一天,一期封面为“通胀如虎”的《新世纪周刊》试刊悄然出街,内刊有《国有股划断转不转》《内蒙窝案》等稿。“更像一本老《财经》。”一位业内人士指出。但麻烦也接踵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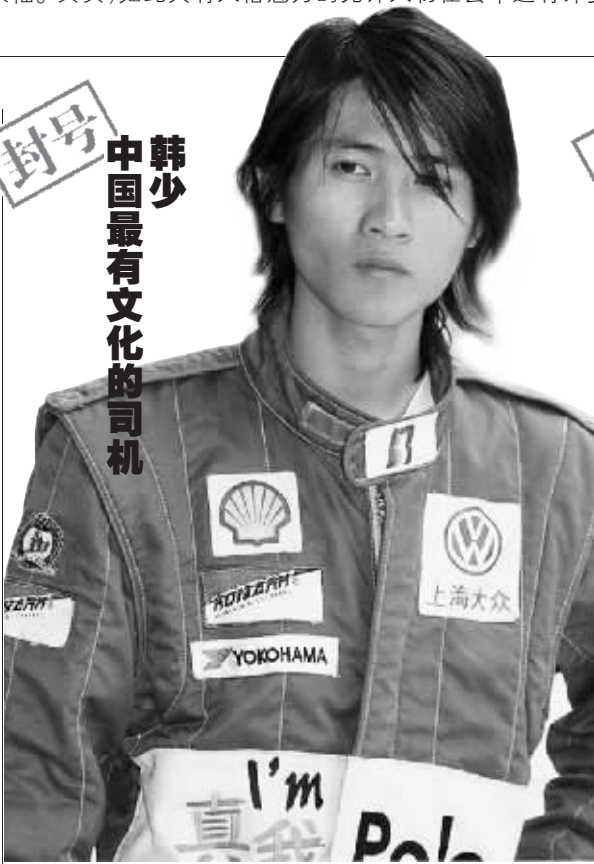
“新世纪周刊官方微博”近日发表博文,称胡舒立入主《新世纪周刊》后,该杂志原采编人员均被解约。胡舒立团队则表示,因为试刊,所以没把原团队列入,同时称欢迎原团队留下。据悉,《新世纪周刊》老员工与杂志新管理层间仍在进行的谈判气氛紧张。

“胡舒立进入《新世纪周刊》,未能出现对新旧两帮员工两全其美的结局,归根结底是中国并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媒体人职业共同体。同样在新闻圈里吃食,不同媒体和不同媒体人之间在价值观、职业操守、专业素养方面差别甚大。由此,某些媒体乃至某些媒体界领军人物其不可替代的特质才有如此高的价值。”《南方都市报》评论指出。

新年伊始,“女闯王”开始新一轮闯关之旅。

对于她而言,这不算什么,一切新鲜而刺激。

封号
韩少
中国最有文化的司机



韩寒:狡猾而审慎地玩漂移

语录:关注公共事件,是一个作者生来必须承担的职责。我只是在向成为一个作家的道路上尽职尽责。

尽管记者握有韩寒的手机号码,但从未能打通。“这很正常,通常结识美女后,他会消失一段时间。”一位和韩寒比较熟悉的朋友宽慰记者,他也经常联系不上。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被网友称为“风流韩少”。虽然最近关于他的专访很多,但采访他的记者很是辛苦,通常是要追着他的赛车奔跑,然后利用比赛间隙挑几个问题逗弄他开腔。

韩寒在2009年结束语中说:“最近回答了不少相似意义的不同问题,就不接受什么专访了。况且我只是一个书生,在这个又痛又痒的世界里写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而已,百无一用,既不能改变社会的残酷,也不能稀释傻×的浓度。”于是,记者明白,此刻想采访他难度加大。

作为80后“最杰出青年”,韩寒在年关岁尾强势穿梭于各大纸质媒介,成为国内各大知名杂志报纸的年度头牌——寒潮冷风中涌动着一股“韩寒热”。《南都周刊》力推“公民韩寒”、《新民周刊》主打“杀手韩寒”、《新世纪周刊》直呼“市长韩寒”。去年11月初,韩寒登上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被称为“中国文坛坏小子”。《亚洲周刊》“2009年度风云人物”的头衔也被韩寒斩获,获选理由为“有担当的公民精神”。

一年来,韩寒在对待不少敏感话题和公共维权事件时从不缺席,更不令人失望。他的博客浏览量高达三亿,吸纳粉丝万千,但他不是靠青春外表和时尚包装,而是靠锐气的思想和内容,与腐朽的僵硬势力博弈。如果用网络流行语来形容,韩寒便像是一匹快乐而生猛的草泥马。

谈及杭州飙车,韩寒指出:“有钱人和穷学生的问题,这是很好的文学戏剧话题,充满冲突,但我们不能无限拉升两边的极限来制造戏剧冲突。”关于绿坝系统,韩寒调侃“2020年,绿坝的全新版本——绿爷终于诞生,绿爷将不对任何电子产品产生效果,它将直接移植入新生儿的脑中。”谈到钓鱼执法,韩寒辣评:“闵行区交管部门做的事情说简单点,就是将这些单纯的好人从茫茫人海中分辨出来,拘押下车然后罚款一万。”

作为全中国最有文化的司机,韩寒将荒诞的秩序反复套圈,并“狡猾而审慎”地玩起了旋转漂移。由于每每在公共事件中实施精确打击,网上于是盛传一句话:这事儿就等韩寒来说了。韩寒认为,关注公共事件,是一个作者生来必须承担的职责。没有这个,你根本不能算是一个作家。“我只是在向成为一个作家的道路上尽职尽责。”韩寒说。

香港著名学者梁文道是极其看好韩寒的,“再写几年他就是另一个鲁迅,他只是少些鲁迅身上的深沉和悲剧感。”有趣的是,鲁迅生于1881年,宽松意义上也属80后。韩寒回应道:“感谢他们的厚爱。但我个人并不很喜欢鲁迅。”

知名专栏作家刘原说:“80后不乐观,现在真正出的也就韩寒。我曾担心媒体的盛赞会捧杀韩寒,但现在不担心了,这小子是个外星人,没人杀得了他。”

前辈们都在为拥有韩寒欢呼雀跃,而韩寒则为同龄人加油打气:“我们这一代人终将关心这个社会,并改变这个社会,只是现在,很多人无能为力,而且被现实压迫。他们没必要现在表现出来,但他们终将会。”

2010年首期《南方周末》把大量版块贡献给了韩寒,“他言人所不能言,为人所不能为,他鼓舞了年轻人,鼓舞了梦想,鼓舞了无数的‘自我’,甚至给这个古老的国家以身体力行的教益。他的故事是过去十年中的美好的一部分。”

封号
维权战士
从百姓到公民



郝劲松:坚持跑下去

语录:当你去推动政府的时候,你首先要让政府觉得这个力量它是能承受的,是安全的,目的是要把它往前推动。

郝劲松经常向求助者澄清一件事——他并非“律师”。因为,自己连律师资格证都没有,“我只是一个挥舞着法律斧头的公民。”

当快报记者问及,他是否担心没有律师证会遭遇相关部门刁难时,他风趣回答:“我担心有了律师证后会遭到有关部门卡压。有了证就归司法局和律协管,有关部门就可以趁机打压你钳制你控制你。”没有证件,郝劲松说自己的身份是“公民”,是“国家的主人”,“谁能控制得了我?”他反问。

如果有人请他打官司,郝劲松表示“不会受任何影响”,他会使用“公民代理”的身份为当事人辩护。

即便如此,求助者依然会习惯地称呼他为“郝律师”,民间则颂扬他为“维权战士”。

郝劲松说他受两个人的影响,一是鲁迅,一是崔健。“鲁迅先生的《铁屋中的呐喊》,说大家都在密闭的铁屋里睡觉,有个人叫喊着把大家吵醒了,被吵醒的人出不去时,就开始埋怨这个人为什么要把大家吵醒。我们不仅要把大家吵醒,还必须在屋里开一个口子,让光线进来……”

2009年,郝劲松攻打上海钓鱼案,为好心人也是受害人孙中界和张晖打官司,提供公益性的法律援助。这起官司几乎是场攻坚战。在此之前,没有律师愿意接手张晖的官司,这导致张晖一度陷入悲观,甚至想到去找外甥告洋状。“因为很多律师都曾很明确告诉我,这个案子是打不赢的,没有人打赢过。”张晖说。

郝劲松也深知此处深意:“上海系列‘钓鱼执法’案中,被栽赃陷害的车主不服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但总是屡诉屡败,无一胜算。究其原因,背后是上海各级法院撑起巨大的保护伞,为执法犯法的交通执法大队保驾护航。我认真研究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关于审理出租汽车管理行政案件的若干意见》后发现,这份《意见》居然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交通执法局等有关部门和专家’研讨出来的。”

即便面对的是官方厚墙,郝劲松还是决定强势穿越。“当法律都不能依托的时候,你还奢望什么呢?”郝劲松为张晖打气,“立案告官,最起码对方也要请律师,也要花时间,会增加其违法成本,下次执法时就会有所顾忌。”

郝劲松的鼓励对张晖的坚持作用巨大。“民告官”之旅起步艰难,行路孤苦。其间,分管此案的闵行法官黄江大闹张晖所在单位,要求后者撤诉,得到郝劲松“他为什么要听你的话?你以为你是谁啊?”的强硬回应。而就在开庭前的一个星期,张晖的爱人还从单位收到一封恐吓信。

郝劲松说,在若干次或挑战强权、或承担风险的维权案例里,一旦发现自己心理上有所动摇,他就会盯着镜子,对自己说:“劲松,你要勇敢!”

勇敢的郝劲松和当事人最终杀出一条血路。了结了上海钓鱼案,郝劲松转向足球战线,状告足协不作为,为赌球遮风挡雨。公众对他的所为习以为常。此前,他先后7次提出公益性质的诉讼,把北京地铁总公司、国家税务总局、铁道部、国家发改委等诸多国家部委和垄断企业告上法庭。他终结了中国火车不开发票的历史,并促成铁道部宣布停止春运涨价。

“当你去推动政府的时候,你首先要让政府觉得这个力量它是能承受的,是安全的,目的是要把它往前推动。在这种状态下政府是安全的,你也是安全的,跑道以外的人也看到了郝劲松是安全的,那就会有更多的人走上这条跑道。”

这就是郝劲松的人生信条,他希望用自己的行为方式把更多人吸引上这条跑道。就像长跑中孤独的阿甘,只要坚持跑下去,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跟着你跑。